



黃美津

49.10.31

台灣澎湖人

高中畢業

現職

編劇

作品

又是春季 (舞台劇)

獨一無二 (舞台劇)

草地貴族 (舞台劇)

老兵的女兒

舞台劇劇本佳作

黃美津

劇本大綱

由於時代快速的變遷，年輕一代的人，和老一輩的人，在觀念上，往往有著十分明顯的差異。兩代之前存在的隔閡，往往被一道「鴻溝」，劃分成楚河漢界，老死不相往來。

其實，不管時代如何變遷，週遭的人事物如何的變動，「親情」永遠是百堅不摧的強韌文化，但是在現代社會裏，却往往被視之為是一種牽絆，是一種落伍的傳統舊包袱。因此，父母、長輩默默付出的愛心，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回應。只有在失去的時候，才會感覺到他的可貴。

本劇劇中山東籍老兵耿龍早年娶妻未生子，領養了一個女兒，妻又因病過世，因而將養女視為後半生的惟一依靠。他極力以他自己覺得最好的方式，向養女表達他的愛心，每天清晨熬稀飯給女兒吃，每天夜裏為女兒洗腳。十數年如一日。不料，由於觀念上的差異，養女耿娟並不能體會到這份樸拙親情的可貴，反而認為是養父個人無聊的打擾行為。兩代關係一直在衝突對立中維繫著。

直到大陸開放探親，耿龍回大陸老家，大有一去不回的可能性。這一切才開始發生變化。——
耿娟在失去養父熬粥、洗腳的呵護時，才赫然發現，昔日她所厭惡的親子行為，竟然是養父最真、最純的愛。

「失去的東西，越找不回來，才會越覺得可貴。」事如此，物如此，存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不也如此？唯有把握現在，懂得珍惜現有的人，才是最幸福的。

「老兵的女兒」場景說明

- △本劇為一景六幕八場之單景舞台劇。分幕與場次如下：
- 第一幕單一場：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清晨。
- 第二幕單一場：前幕同一日晚上十點左右。
- 第三幕第一場：前幕一星期後的一天清晨。
- 第三幕第二場：前幕同一日深夜十二點以後。
- 第四幕單一場：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三時。
- 第五幕第一場：前幕同月四日清晨。
- 第五幕第二場：前場同一日夜晚八時左右。
- 第六幕單一場：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上旬某日深夜。

「老兵的女兒」人物表

- △耿龍：六十餘歲，山東籍老兵，率直，無心機。
- △耿娟：二十歲，耿龍女兒，活潑伶俐，個性好強。
- △王路：六十歲，北平籍老兵，和藹、開朗。
- △月紅：五十歲，王路之妻，賢淑慈祥，細心週到。
- △洪梅桂：耿娟同學，個性叛逆，心直口快。
- △唐忠民：三十二歲，某校教官，標準革命軍人，小心謹慎。
- △林明進：耿娟生父，老實之客家農民。
- △綉花：耿娟生母，木訥寡言之老實村婦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清晨。

地點：台北市某眷村的耿家。

人物：耿龍、耿娟、忠民、王路。

佈景：這是一個典型舊式軍眷宿舍其中的一戶人家。

舞台以耿家客廳臥室為主景。後側中央的單扇大門為分界點；位於大門左側的一道牆隔開了耿家的臥室和客廳。右側客廳和左側臥房各有一個大窗戶，可見對面成排的同式平房宿舍。居民往來，也就由舞台後方，兩排宿舍中間的街道做為交通要道。客廳裏的陳設十分簡單，靠窗擺了一套陳舊的沙發，沙發右側牆角則放著一個冰箱，最右側牆面有兩扇門，一通往浴室，一通往廚房。廚房靠近舞台前方，門口擺了一張方桌，充做耿家的飯桌，飯桌後方貼牆則放了一個木格櫃子，整整齊齊的擺著一大堆日常生活用品，如洗衣粉、衛生紙、肥皂、牙膏等等。左側臥房的窗戶，由閣樓分為上下兩半，窗口下方之大木牀即為耿家男主人耿龍之睡舖。上方之閣樓為開放式格局，四週用窗簾圍成一個隱密空間，為耿娟之臥室。沿著分隔牆而下，有一木梯為上下樓之主要工具。木梯後方並排著兩張書桌。靠內側的書桌上，兩個鐵製書架排成「」字型，堆滿了書籍，幾乎佔去了桌面二分之一以上的空間。

幕啟：餐桌上擺著一大鍋熱騰騰的稀飯，和幾碟家常小菜，客廳、臥室到處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。

△耿龍繫著圍裙，由廚房拿出兩付碗筷，添了兩碗稀飯，方方正正的擺好位置，再拿起其中一碗，一邊用筷子攪拌，一邊用嘴巴吹涼著。

耿龍：丫頭！喝早粥啦！

△耿龍邊攪稀飯，邊朝閣樓喊著，閣樓却毫無動靜。

耿龍：丫頭！你起來沒有啊？上學要遲到啦！

△耿龍叫了半天，發現閣樓並無動靜，無奈的搖了搖頭，放下稀飯，走向閣樓，爬了幾層樓梯，掀開閣樓的窗簾，將頭伸了進去。

耿龍：哎喲！丫頭！你怎麼還在睡啊？起來！起來！

△閣樓傳出耿娟慵懶的聲音。

耿娟：好啦！等一下啦！

耿龍：都快七點了，你還要等一下？丫頭！丫頭！丫頭！

△閣樓內再無動靜，顯然耿娟又沉沉睡去。

△耿龍無可奈何的爬下木梯。

耿龍：好！好！好！俺就不相信你叫不起來。

△耿龍走到內側書桌前，打開一個抽屜，很順利的拿出一個哨子，走到木梯前，對著閣樓猛吹哨子。

耿龍：（哨聲）嘩！嘩！嘩！嘩！耿娟起牀，十分鐘內，刷牙洗臉，著裝完畢，餐廳集合！（哨聲）嘩……（拉長聲）

△哨聲中，耿娟睡眼惺忪，却又氣極敗壞的掀開窗簾，冒出頭來。

耿娟：爸！拜託你不要吹了好不好？

耿龍：那你起來啊！你起來俺就不吹啦！你不起來，俺再吹！（作勢要吹）。

耿娟：好！好！好！算我怕你，行了吧！

△耿娟一付心不甘，情不願的樣子，拖著一隻猴子布偶的尾巴，由窗簾出來，坐在樓梯口生悶氣。

耿龍：下來啊！坐在那裏幹什麼？

耿娟：（不耐煩的）爸！你在家裏不要吹哨子好不好？左鄰右舍都當笑話看，丟死人了！

耿龍：哎！哨子是一種指揮的口令，有什麼丟人的啊？

耿娟：這——好！哨子是一種口令，可是請你以後不要用這種口令指揮我，我討厭。

耿龍：你討厭最好，以後按時起牀，俺就不會用哨子吹你啦！

耿娟：我多睡一會兒又有什麼關係嘛！今天學校要第三節才有課！

耿龍：不管有沒有課，都應該養成按時起牀的好習慣，在部隊裏，不管有沒有任務，起牀號一吹，大伙兒還不是通通得起牀。

耿娟：爸！我不是你部隊裏的阿兵哥吔！你不要老是把部隊裏的那一套搬回家好不好？

耿龍：俺部隊裏要是有你這種阿兵哥，俺早給氣死了，俺就天天叫你出棉被操，看你還賴不賴牀。

△耿娟一付氣得不知道該如何爭辯的樣子，用手拄著下巴生悶氣。

耿龍：你楞在那裏幹什麼？下來啊！難道還要俺吹齊步走的口令啊！（吹哨）嘩！嘩！嘩！嘩！

耿娟：（氣極）好了啦！有完沒完？

△耿娟氣極，却又無可奈何，抱著布偶，負氣的用力踩著木梯下樓。

耿龍：輕點！輕點！三兩下子樓梯給你踩垮了。

耿娟：踩垮了最好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

耿龍：你還頂嘴，要是踩垮了，俺就給你綁條繩子，讓你像猴子一樣，爬上去。

△耿娟無言以對，却又氣得七竅生煙，只好出氣似的將猴子布偶摔在沙發上，負氣的走入浴室。「碰」的一聲關上門。

△耿龍對耿娟的態度似乎並不以為意，煞有介事的看錶核對時間。

耿龍：現在是六點五十二分，我們七點零二分開飯。

△耿龍說話時，忠民一身教官制服打扮，出現在右側窗口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！

△耿龍反應，轉頭。

耿龍：您是——

忠民：報告士官長，我是第六八梯次的唐忠民啊！

耿龍：唐忠民？喔！喔！進來坐！進來坐！

忠民：謝謝士官長。

△耿龍上前開門。

△忠民進門，軍帽挾在腋下，手裏提了一個刻有「功在國家」字樣的銀盤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，好幾年沒看到你了，你的身子骨還是跟以前一樣硬朗吧！

△耿龍打量了忠民一番，恍然大悟。

耿龍：嘿！嘿！俺記得你，俺記得你，你就是那一個差一點變成逃兵的混小子嘛！

忠民：是啊！當年要不是士官長幫忙，我說不定現在還在坐牢呢！

△耿龍開心的拍拍忠民肩膀。

耿龍：嘿！嘿！那是你這個小子聰明，知道要懸崖勒馬，要不然，軍令如山，誰也幫不了你啊！

忠民：那也是因為士官長您的開導，要不然我那裏懂什麼懸崖勒馬啊？

耿龍：嘿！嘿！好說！好說！你有出息，俺就很高興了，現在在哪个單位？

忠民：喔！我在一所大學裡當教官。

耿龍：當教官啊？好！好！好！——哎！這個俺聽說帶學生，比帶部隊麻煩多啦，是不是啊！

忠民：還好啦！學校紀律不像部隊那麼嚴格，學生也不像軍人那樣絕對服從。

耿龍：我聽說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麻煩了，還有人說什麼要把教官趕出校園的，真是無法無天。

忠民：那是少數人的意見，民主時代，大家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，出現不同的聲音，那也是正常的。

耿龍：那你怎麼辦呢？學生要是把你趕出校園了，那你還怎麼管他們啊！

忠民：（笑）趕我也得趕得走才成啊！我是政府派任的，去留存廢由政府決定，不是聽少數人的擺佈。

耿龍：好！有志氣、有原則，俺就是欣賞你這種小夥子。

忠民：那裏！——對了！士官長！（拿銀盤）這是我們連上第六八梯次的弟兄送給您做紀念的！

耿龍：哎！送俺這個做啥？浪費錢！

忠民：紀念嘛！我們的名字都在上面，李承澤、伍志鴻、洪效明、童天翔，還有我！你以後退休沒事，看到這些名字，就會想起來以前在部隊的點點滴滴——

△提起「退休」，耿龍似乎心事湧上心頭，立刻顯得悶悶不樂起來。

耿龍：唉！在部隊裡混了四十年，一下子要退了來，就像是當年在老家，離開俺老娘一樣，心裏還真是難過。

忠民：士官長……（故做輕鬆）其實退下來也沒什麼不好啊！你大半輩子都貢獻給國家了，現在年紀大了，退下來好好休息休息，也是應該的！

△忠民邊說，邊將銀盤擺到冰箱上面去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，擺這裏好不好？

耿龍：好！好！好！放進去一點，免得摔壞了！

△忠民正在調整銀盤位置，耿娟却拿了一把牙刷，冒失的由浴室出來。

耿娟：爸！

△忠民回頭，看耿娟正式照面，兩人都嚇了一跳。忠民紅了臉，立刻轉身面對冰箱，假裝一直在調整銀盤位置。

△耿娟發現自己身著睡衣，十分不得體，也急忙轉身回浴室，掩上門，只露出頭來。

耿娟：爸爸！拿條牙膏給我。

耿龍：喔！——哎！你這丫頭是怎麼搞的？進浴室這麼久了，到現在還沒有刷牙？

耿娟：我——沒牙膏了嘛！

耿龍：沒牙膏你也早該說啦！你這個孩子，就是會窮泡蘑菇，一進廁所，你就不想出來了！

△耿龍邊唸，邊到櫃子拿牙膏，弄得耿娟又糗又急，「碰」的一聲，索性將浴室門關上。

△耿龍拿著牙膏來到浴室門口。敲門。

耿龍：丫頭！開門啊！你不是要牙膏嗎？

△浴室內傳出耿娟沒好氣的聲音。

耿娟：不要了啦！

耿龍：哎！你不是說要牙膏嗎？怎麼又不要了？丫頭！丫頭！……

△忠民轉過身來，淡淡的笑了笑。

耿龍：讓你看笑話了！這丫頭啊！又不知道是那根筋不對了！

△耿龍邊說，邊將牙膏順手放在茶几上。

忠民：那裏！女孩子嘛，脾氣難免嬌一點！

耿龍：哎！養孩子啊！比帶部隊麻煩多啦！

忠民：說得也是！——士官長，如果沒有別的事，那我先告辭了！

耿龍：這麼快就要走啦？再坐一會兒嘛！

忠民：不了，我還要到學校去呢！遲到了不好！

耿龍：對！對！對！那俺就不留你啦！有空常來家裏坐，俺以後退伍，在家的時間就多了。

忠民：好！好！過幾天我們六八梯次的弟兄湊齊了，請士官長賞光，喝杯退伍酒。

耿龍：好！要喝酒，俺奉陪！

忠民：謝謝士官長！等我們聯絡好了，再跟你通知。（敬禮）士官長再見！

耿龍：（敬禮）好！好！再見！再見！好走啊！

△耿龍客氣的送忠民到門口，目送忠民離去。

△耿娟由浴室偷偷探頭出來，見忠民已經出去了，這才放心出來拿牙膏。

耿娟：爸！唐教官來我們家幹什麼？

耿龍：送禮啊！（指銀盤）功在國家，不錯吧！

△耿娟上前看看銀盤。

耿娟：你退休干他什麼事啊？他幹嘛送你這個？

耿龍：怎麼不干他的事？他是俺以前帶出來的部下，送個銀盤給俺做紀念，有什麼好奇怪的？

耿娟：（意外）啊？唐教官是你以前的老部下啊？怎麼那麼巧啊？

耿龍：巧？巧個啥？你認識他啊？

耿娟：我——不認識最好，我刷牙啦！

△耿娟轉身進浴室。

△耿龍有些無可奈何，轉身到臥室，脫下圍裙，穿上軍服外衣。再將圍裙仔細的摺疊起來。

△不一會兒，耿娟由浴室出來，一付神清氣爽的樣子，走到餐桌前，用手指挾菜餚吃。

耿娟：爸！我還不餓，我要吃少一點。

△耿娟舔舔手指頭，一本正經的在自己座位上坐下來了下來，偷偷將稀飯倒了大半碗下鍋。

△耿龍將摺好的圍裙放在櫃子裏，這才到餐桌前坐下來。準備吃飯。

耿娟：開動！——

耿龍：等一下，你不換衣服啊？

耿娟：（搖頭）我還沒選好今天出門要穿那一件。

耿龍：還沒選好就不用穿啦？真沒規矩。

耿娟：爸！你是怎麼搞的嘛？我在家穿睡衣也犯法啦？

耿龍：在家穿睡衣是不犯法，可是在家也要有規矩啊！像剛才唐教官來了，你穿睡衣在那裏跑來跑去，多失禮啊？

耿娟：（不服）我怎麼知道 he 會來？你又沒告訴我！

耿龍：俺怎麼知道 he 會來？俺怎樣告訴你？

耿娟：那你去怪他不請自來啊！怪我幹什麼？

耿龍：你這是什麼話，人家是來送禮的。俗語說：『禮多人不怪。』我們怪人家做啥？

耿娟：好！好！好！下次我穿個大禮服迎接他。煩死了！

耿龍：你看看你這丫頭，俺說兩句不中聽的，你就翻臉了！

耿娟：我那有翻臉啊？

耿龍：還說沒有，你自己去照照鏡子，看看你那個臉有多難看！

耿娟：我——

△耿娟一付氣得不知道從何說起的樣子。

耿龍：俺告訴你一些做人的道理和規矩，是為你好！你不要忠言逆耳，老是跟俺翻臉——

耿娟：停！我們今天的對話到此為止。我現在去換衣服，規規矩矩的換一套規規矩矩的衣服。規規矩矩的和你吃一頓規

規矩矩的早飯。

耿龍：俺的意思的說——

△耿龍似乎有話要說，耿娟却不給他說話的機會，抱起猴子布偶，轉身上閣樓。

耿龍：你動作快點，俺還要回部隊哪！

△王路由右側窗口出現，拿著一盤餃子，逕自打開門進來。

王路：老耿！

耿龍：王大哥！坐！坐！坐！一塊兒喝粥！

△耿龍熱情的招呼著，轉身就要進廚房拿碗筷。

王路：甬忙！甬忙！我吃過啦！月紅一大早下餃子，叫我拿過來給丫頭吃！

耿龍：哎！怎麼好意思呢？俺不在家天天麻煩嫂子給丫頭張羅吃的，已經很不好意思了，今天俺在家，還要麻煩嫂子。

王路：哎！說什麼麻煩不麻煩的？就隔這麼一道牆，要不然咱們兩家，還不跟一家人一樣？

耿龍：嘿！嘿！說得也是！

王路：你過幾天不是要退休了嗎？有什麼打算沒有？

耿龍：有啊！俺要回山東老家，去看俺老娘！

王路：這我知道，我是說你去大陸探親回來，有什麼打算沒有？

耿龍：有啊！俺這次回去探親，就把俺老娘接回來台灣住，共享天倫之樂。

王路：開玩笑！你老娘怎麼可以到台灣來？

耿龍：為什麼不行？上次趙學龍回河北，還不是把他老娘接回來台灣住了。

王路：老趙他娘是先跟女兒搬到香港去住了好幾年，現在以香港居民的身份來台灣的。你老娘沒離開過山東老家一步，

政府不會讓她來台灣的！

耿龍：啊？那——那俺就住在老家陪她，不要回台灣來了！

王路：啊？你不回來了？開玩笑，那你女兒小娟怎麼辦？

耿龍：小娟跟我啊！等她大學畢業了，俺帶她回山東去。

王路：你要帶她回山東去？她肯嗎？

耿龍：怎麼會不肯呢？

△王路正想再說什麼，耿娟却換好了衣服，由閣樓下來。看見王路顯得十分開心。

耿娟：王伯伯！你看，我今天穿這樣好不好看？

王路：好看！好看！你這個丫頭片子，不說你好看行嗎？

耿娟：（撒嬌）啊！人家是真的好看啦！

王路：好！好！好！真的好看！真的好看！

耿娟：這還差不多！

△耿娟一付得意狀，轉身走到書桌前去翻找書本。

王路：唉！丫頭長大了，越來越愛漂亮了！

耿龍：這丫頭，越來越沒規矩了。

王路：已經不錯啦！從小到大，又獨立，又乖巧，從來不叫人操心，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？

耿龍：那也是多虧你和大嫂從小照顧得好。要不然，我一個大男人，那照顧得了她？說不定早就把他還回去啦！

王路：（笑）當年你要是真的把她還回去了，現在那有這麼可愛的丫頭跟你作伴還逗你開心呢？

耿龍：哎！這丫頭，專跟俺過不去，俺沒讓她給氣死就不錯啦！那還敢奢望她逗俺開心？

△王路正想開口說什麼。書桌那邊，耿娟為了找書，把鐵架上的書全搬了下來，散了一桌。

舞台劇本

老 10

耿娟：爸！我那本『企業概論』，你給我收到那兒去啦？

耿龍：什麼論啊！（邊問邊走向臥室）哎呀！你看看你這個丫頭，俺好不容易才收拾好，又給你攪得一團亂。

耿娟：爸！你不要一閒著沒事，就整理我的書好不好？每次你一整理，我就好多書都找不到了！

耿龍：不整理行啊？亂七八糟的，你每次把俺的書桌當垃圾山，什麼東西都往俺桌上堆，堆得滿滿的，俺連放紙筆的地方都沒有！

耿娟：你又不認識字，放紙筆幹嘛？

△耿龍一楞，竟答不上話來。

王路：（嚴肅）小娟！怎麼可以跟爸爸這樣說話？嗯？

△耿娟反應，似乎覺得有些愧疚，不由得紅了臉。

耿娟：對不起！

耿龍：沒關係的，沒關係的我找給你就是啦，書皮是啥子顏色的？

耿娟：藍色的，中間有白色條紋，看起來很舊的。

耿龍：藍色的，中間有白色條紋？（想）喔！有了！有了！

△耿龍從書桌下面搬出一個紙箱，翻找一番，找出一本破舊的書。

耿龍：是不是這一本啊？

耿娟：對啦！怎麼給人家收到紙箱去了啦！

耿龍：俺以為你不要了，過兩天打算賣給收破爛的呢？

耿娟：（不服）誰說我不要了，這個課我才剛開始修哪！

耿龍：你還好意思說，學期剛開始，你的書就破成這個樣子，等你學期結束了，那不剩下書皮了？

耿娟：剩書皮就剩書皮嘛！我過得了關就好了！

△耿娟又想跟耿龍鬥嘴，發現王路正盯著她看，不由得硬生生把話嚥了回去。低頭整理手上的書本。

王路：你啊！都讓你爸爸給寵壞了！

△電話鈴響，耿娟到客廳接聽。

王路：（對耿龍）丫頭不能讓她這樣子，越來越沒大沒小，以後你怎麼管得住她？

耿龍：俺有什麼辦法呢？俺也很用心在管她啊！

△耿龍突然停下話語，注意耿娟談電話的內容。

耿娟：喂！是——哪位？喔！洪梅桂啊？——好啊！什麼時候？——可以！可以！——好！好！好！好！那下午見了，拜拜！

耿龍：誰打電話給你？

耿娟：我們學校的學長，洪梅桂！

耿龍：紅玫瑰？還喇叭花呢？啥名字不好取，取個花的名字。

耿娟：那也是她爸爸給她取的啊！關她什麼事啊？

耿龍：她找你作啥？

耿娟：沒什麼啦！同學嘛，大家見見面，隨便聊一聊！

耿龍：隨便聊啥？那個同學是啥子來路？

耿娟：（不耐煩）爸！你問的未免太多了吧？

耿龍：俺是關心你，外頭壞人太多了，什麼紅玫瑰，我聽那個名字，就知道不是什麼好女孩！

耿娟：那是你的偏見！

耿龍：啥子偏見？你要是交了壞朋友，一輩子就完了！

耿娟：爸！我已經二十歲了，我成年了吔！我知道我在做什麼，是非黑白我分得很清楚。請你不要管那麼多好不好？O

K？

耿龍：（怒）你OK俺不OK，你要跟那個什麼洪玫瑰去鬼混，你以為俺不知道？

△耿娟反應，也變了臉色。

耿娟：你要這麼想，那你就這麼想好了，我沒有意見！

△耿娟說著，氣沖沖的走了出去。

王路：小娟！小娟！

△王路立刻追了出去。

△耿龍楞了楞。半天才回過神來，走到窗口呼叫。

耿龍：丫頭！你還沒有喝早粥哪，空著肚子就跑了！

△幕急落。

第二幕

時間：前幕同一天晚上十點左右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耿娟、梅桂、月紅、耿龍、王路。

佈景：同前

幕啟：舞台上一片漆黑。只有對面的宿舍亮著燈光。

△黑暗中，耿娟開門，開燈，領梅桂進來。

耿娟：坐！梅桂！你要喝冰水還是汽水？

梅桂：有沒有冰啤酒？

耿娟：沒有吔！（開冰箱看）有！有！有！

△耿娟拿出罐啤酒，遞給梅桂。

梅桂：你怎麼連家裏有沒有啤酒都不清楚啊？

耿娟：我又不喝啤酒，我只要知道有沒有汽水就行了。

梅桂：拜託！你幾歲啦？又不是小孩子，還在喝汽水。

耿娟：喝汽水也沒什麼不好啊！甜甜的，比啤酒好喝多了。

梅桂：你啊！落伍啦！一大把年紀了，還說這種小孩子話，也不怕人家笑你。

△耿娟聳聳肩，淡淡一笑。

耿娟：人各有志、各有所好嘛！有什麼好笑的？你坐一下，我把筆記找出來給你。

梅桂：好啊！

△耿娟逡巡到書桌前翻找資料。

△梅桂一邊喝啤酒，一邊四處張望耿家的佈置，浴室、廚房，再繞過來，走到臥房張望。

梅桂：哎！你們家怎麼這麼小啊？

耿娟：眷村吔，你還指望他多大？

梅桂：你們家就只有這麼一個房間啊？一家人怎麼住得下啊？

耿娟：我睡上面（指閣樓），我爸睡這兒，寬敞得很。

梅桂：那你媽呢？——過世了？

△耿娟一楞。

耿娟：嗯，我——我是領養的。

梅桂：（意外）啊？那——那你怎麼辦？

耿娟：（不解）什麼怎麼辦？

梅桂：我的意思是說——你跟你爸爸住同一個房間——這樣不太好吧？

耿娟：為什麼不太好？

梅桂：你不怕他半夜爬上去——找你？

△耿娟一楞，似乎沒聽懂梅桂話意，繼而一想，恍然大悟，不由得變了臉色。

耿娟：哎！你怎麼可以這麼講啊？他是我爸爸吧！

梅桂：哎！我可沒說你爸爸怎麼樣啊！我只是提醒你注意。

耿娟：我不需要注意，這種事絕對不可能發生。

梅桂：嘿！那很難說，養父欺負養女的事情，又不是沒有發生過——

耿娟：你再講我翻臉囉？（不悅狀）甚麼嘛！

梅桂：好！好！好！你當我沒說，可以了吧！（笑）看你那付吹鬍子瞪眼的樣子，什麼待客之道嘛！

耿娟：對不起，也許我的態度不好，可是我希望你知道。我養父雖然不是我親生的父親，我還是把他當做親生父親一樣

尊敬。我希望我的朋友也尊重他。

梅桂：是！是！是！對不起！我道歉，可以了吧！

耿娟：——我找筆記給你。

△耿娟說著，逕自到書桌去找筆記。

△梅桂弄得有些沒趣，却又滿不在乎的聳聳肩，無聊的四處張望。

△月紅逕自開門進來，看見梅桂背影，以為是耿娟。

月紅：丫頭！——你是——

△梅桂也不理月紅，逕自朝臥室喊著。

梅桂：耿娟！有人來了！

△耿娟由臥室出來，看見月紅，顯得十分開心。

耿娟：王媽媽！

月紅：你這個丫頭，瘋到那裏去了？到現在才回來，都幾點了？

耿娟：我跟我學姐去逛街了嘛，本來還想去趕午夜場的電影呢？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學姐，洪梅桂，她是王媽媽

梅桂：你好！

月紅：哎！好！好！好！

△月紅打量了梅桂一番，應付似的笑了笑。

月紅：對了！你爸爸跟部隊的弟兄去喝退伍酒了，恐怕要很晚才會回來，走！到王媽媽家去吃點心，我給你留了一大盤

你最愛吃的燒賣！

耿娟：不用了啦！我在外面吃得飽，到現在還沒有消化哩。

月紅：哎呀！跟你說過多少次了，外面的東西不衛生，不要亂吃，不小心把胃都吃壞了。

耿娟：好嘛！我下次不亂吃就是了嘛！（撒嬌狀）

月紅：你啊！就是會來這一套。好啦！好啦！那你跟你同學不要聊太晚，早一點睡。

梅桂：我拿一些資料，馬上就要走了！

耿娟：王媽媽！你回去吧，我待會兒自己會上牀。

月紅：好！好！好！那我走了——

耿娟：晚安！

△月紅心滿意足的走了出去。由左側舞台下。

梅桂：哎！她是你們家什麼人啊？管得也未免太多了吧？

耿娟：她是我的奶媽，我從小是她帶大的。

梅桂：喔！那——那她跟你爸爸是什麼關係？

耿娟：她——哎！你想到那裏去了？她住我們隔壁，鄰居嘛！我爸爸不在家的時候，就把我托給她帶，她先生是我爸好

朋友，這樣你懂了吧！

梅桂：懂！懂！懂！

耿娟：（埋怨的）搞不清楚狀況，瞎猜！

梅桂：我怎麼知道你的人際關係這麼複雜啊？

△耿娟並沒有搭理梅桂，逕自翻抽屜，找出筆記本。

耿娟：哪！就是這本！

梅桂：謝了！我拷貝好了，馬上還你！

耿娟：不急，反正我現在也不用。

梅桂：好吧！那我帶走了，拜拜！

耿娟：拜拜！

△耿娟送梅桂到門口，見梅桂離去，這才轉過身來，打了一個哈欠，爬上閣樓，拿了換洗衣物，走入浴室。

△浴室傳來水聲。

△月紅、王路逕自開門走了進來。

月紅：丫頭！丫頭！

△浴室傳出耿娟的聲音。

耿娟：王媽媽！我在洗澡！

月紅：喔！（對王路）你先回去好了，我來勸她！

王路：也好！我到巷子口去看看，說不定老耿坐公車回來。要是醉倒在路上，那丟人可就丟大了！

△王路說著，走了出去，由舞台右側下。

△月紅逕自爬上閣樓，將閣樓整理了一番，拿了幾件髒衣服，下閣樓。

月紅：丫頭！大學服明天穿不穿？

耿娟：不穿！

月紅：那我拿過去洗啦！

耿娟：等一下！

△耿娟洗好澡，換上睡衣，匆匆忙忙由浴室出來，將剛換下的髒衣服，一起交給月紅。

耿娟：（不好意思的）嘿！順便！

月紅：你這個丫頭！——對了！你王伯伯說你早上和你爸爸吵架了？

耿娟：嗯！也不算什麼吵架啦！意見有點不合就是了！

月紅：只有意見有點不合？

耿娟：是啊！反正每次還不是都那樣；我不欣賞他的作風，他也看不慣我的生活方式。我覺得他太古板、有嚴重的潔癖

，他覺得我散漫不守規矩。我都習慣啦！

月紅：習慣了，你還會氣得連早飯都不吃，就跑出去了？

耿娟：那也沒什麼啊！我早就恨死每天一大早，都要喝那個燙死人的熱粥。

月紅：你啊！人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爸是疼你，才會一大早起來熬粥給你喝，別人才沒有這麼好命呢！

耿娟：謝啦，我不想那麼好命。每天早晨一個樣子，誰受得了啊！

月紅：我知道你不喜歡喝粥，可是那是他的心意——

耿娟：我不要這種心意！王媽媽！你跟我爸爸講一講好不好？叫他不要每天熬粥。以前他一個禮拜回來兩次，我就得喝

兩次粥，那也就算了。最近他天天回來，我天天喝粥，我都已經快喝出神經病來了！

△月紅反應，面露為難之色。

月紅：這你叫我怎麼跟他說呢？我總不好去管他早上熬粥這種閒事吧？

耿娟：你不管那我就慘了，以後他退休在家，那我不是要天天喝粥了？啊！

△耿娟一付很洩氣的樣子，坐到沙發上生悶氣。

月紅：傻丫頭，你就做做樣子，陪他吃一點讓他高興高興就好了嘛！想吃什麼，到王媽媽家來，那一次少了你好吃的？

耿娟：我知道，可是以後要我天天做樣子，也很累吔！（想）——哇！我以後每天早上都要喝粥，每天晚上都要洗脚——哇！

△耿娟似乎突然想起了很嚴重的問題，一付很著急的樣子。

耿娟：——王媽媽！你去跟我爸爸說好不好？我已經二十歲了，在法律上我已經成年了，我可以獨立了，我不要他把我當小孩子——

月紅：（為難狀）丫頭！這——這你叫我怎麼說嘛！忍耐一下就好了嘛！

耿娟：（不悅）忍耐！忍耐！你每次都叫我忍耐。以前每個禮拜我要忍耐兩次，現在我要天天忍耐一次了，你還要叫我忍耐多久？

△耿娟越想越氣，嘴巴也翹得越高了。

△月紅一付不知道該如何安慰的樣子。

月紅：慢慢來嘛！其實你爸爸也是疼你嘛！——

耿娟：才怪！他根本是有毛病！——

月紅：嗯！怎麼可以說你爸爸有病？沒有禮貌。

耿娟：我——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了嘛——本來嘛！你不覺得他很奇怪嗎？每次他回家，就一定要幫我洗脚，不洗他好像睡不著覺一樣。

月紅：那是因為他比較愛乾淨嘛！

耿娟：什麼愛乾淨啊，我每天洗澡，那一次沒把脚洗得乾乾淨淨的？他還要再洗一次。這跟乾不乾淨根本沒有關係！

△月紅一楞，竟答不上話來。

月紅：做爸爸的幫女兒洗脚，這也沒什麼啊！你不要想太多了！

耿娟：我怎麼能不想嘛！我小的時候，他幫我洗脚，我覺得他是愛我、對我好才會幫我洗脚。可是我都已經二十歲了吔！（強調）二十歲吔！他還幫我洗脚——

月紅：——他習慣了，改不過來嘛！

耿娟：什麼習慣啊！以前一個禮拜回來兩天，這叫習慣，最近他天天回來、天天給我洗脚，王媽媽，兩個禮拜了吔！我這兩個禮拜天天喝粥、洗脚。再下去，我真的要瘋了啦！

△月紅無言以對，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耿娟。

耿娟：不行！以後要相處的日子還多著呢！我一定要跟他把話說清楚。

月紅：（著急）哎！你不要亂來，傷了父女和氣不好——

△王路和耿龍進門，耿龍已有七八分酒意。

耿龍：王大哥！你放心，俺酒量好得很，俺不會醉的！（對月紅）嫂子！你在這裏陪丫頭啊？謝謝！謝謝！

月紅：哎！街坊鄰居幾十年了，老說謝謝幹什麼！

王路：老耿！你馬上要退伍了，弟兄們搶著給你餞行，飯局多得很呢！三天一大宴，五天一小酌，你自己要好好節制，別把身子都喝壞了！

耿龍：不會不會，俺是個有分寸的人。再怎麼喝，俺也不能給丫頭一個壞樣兒，您說對不對啊？

月紅：對！對！對！你收拾收拾，也該睡了！（對耿娟）這裏沒有小孩子的事，趕快去睡覺！

△月紅以眼神示意耿娟脫身。耿娟會意，三步併做兩步就要上閣樓。

耿娟：喔！大家晚安！

耿龍：哎！丫頭！你還沒洗腳咧！

耿娟：哎哟！爸！——昨天才洗過嘛，你今天太累了，休息一天好了！

△耿娟說著，又要溜上閣樓。

耿龍：哎！哎！下來！下來！你這個丫頭，你怎麼不說昨天喝過粥啦！今天休息一天甬喝啦？

耿娟：那最好——

△耿娟還想說什麼，發現王路正看著她，搖頭示意她不可以頂撞耿龍，只好把話又嚥了回去。忍著氣，臭著一張臉，在木梯上坐了下來。

王路：老耿！我覺得丫頭已經長大了，她——

耿龍：是啊！越大越不聽話！這丫頭，跟俺小的時候一樣，就是不喜歡洗腳！嘿！嘿！

△耿龍對耿娟的反應並不以為，笑嘻嘻的走入浴室。

△王路，月紅對望，似乎也無可奈何。

王路：（對耿娟）王伯伯已經盡力啦！——改天我再試試看好了！

月紅：（對耿娟）——我跟你王伯伯要回去了！——明天早上，王媽媽熱燒賣等你來吃。喔？

耿娟：（無精打采的）王媽晚安，王伯伯晚安！

△王路、月紅似乎也無可奈何，靜靜的出去了，由舞台左側下。

△耿龍由浴室端出一盆水，毛巾搭在肩上，走到木梯前，放下水盆，又找來一張小板凳，在木梯前坐下。

△耿娟蹲坐在木梯上，一付愛理不理的樣子。

耿龍：什麼事不開心啊！臉色那麼難看？

耿娟：沒有啊！

耿龍：沒有就好！腳伸下來啊！這麼高，俺怎麼洗啊？

△耿娟不得不下兩層木梯，剛好把腳伸進水盆裏。

△耿龍細心的為耿娟洗腳。

耿龍：你這個腳指甲，明天該剪了，太長了不好。襪子都給戳破了！

耿娟：喔！知道了！

耿龍：俺過幾天就正式退休了。俺想呢！辦一辦手續，下個月就回山東去看俺老娘。

耿娟：喔！——這麼快啊！

耿龍：是啊！——俺本來想帶你一起回去，可是你要上學。

耿娟：那你等我放寒假再一塊兒去嘛！

耿龍：你放寒假還早的很呢！那要等好久！

耿娟：四十年都等過去了，也不差這幾個月啊！

耿龍：差得多咧！以前是不能回去，沒辦法，四百年也得等下去。現在開放了，可以回去了，俺一分鐘都不想多等。

耿娟：——隨便你！反正我也不希罕去大陸。我只不過是想去看看奶奶而已。

耿龍：你放心，一定看得到的。俺這次回去，就把俺老娘接回來台灣，你不就見到了？

耿娟：那怎麼可能！你可以去大陸探親，可是大陸的人不可以來我們這邊吔！

耿龍：我試試看！如果不行，那俺就留在老家，陪我老娘！盡盡人子的孝道。

耿娟：（意外）啊！你回大陸，不回來啦？

耿龍：如果俺老娘不能來台灣，俺不留下來照顧她，叫誰照顧她？

△耿娟一楞，竟無言以對。反倒顯得有些茫然無措。

耿娟：那——那我怎麼辦？

耿龍：這一陣子你就去王媽媽家住，俺差不多一個月就回來了！

耿娟：我不是說這一個月。我是說如果！——如果奶奶接不過來，那——你不是不回來了嗎？那我到王媽媽家住一輩子

啊！

耿龍：傻丫頭，你又不是王媽媽的女兒，怎麼能在他們家住一輩子？俺老娘要是不能來台灣住，你當然跟著俺回山東老家

家去住啊！

耿娟：我跟你去山東住？我才不要！

耿龍：為什麼不要？你是俺的女兒，你不跟俺住，要跟誰住？

耿娟：我當然是跟你住沒錯，可是你不能叫我跟你回山東去住啊！

耿龍：為什麼不行？俺可以回去住，為什麼你不可以回去住？

耿娟：我——那是你的故鄉，你當然可以回去住。那我呢？我算什麼？——

耿龍：你是俺的女兒，俺的故鄉也就是你的故鄉，你當然可以回去住了！

耿娟：（不耐煩）我不是這個意思！

耿龍：那你是什麼意思呢？

耿娟：我——（堅決的）我從小在台灣長大的，也許我會去大陸『玩』，但是我絕對不會去大陸定居。這樣你懂了吧？

耿龍：俺還是不懂，大陸也是咱們中國的土地，——地大物博，文化悠久，有什麼不好啊？

耿娟：有什麼好？經濟落後、生活水準又低。共產制度又不自由。

耿龍：嘿！那是共匪的事，你不要理他們就好了嘛！俺聽說共匪現在很歡迎我們回去，我們是——台胞，共匪對台胞很

客氣的！

耿娟：客氣！多客氣啊？共產主義就是共產主義，政策搖擺不定，也客氣不到那裏去！

耿龍：——哎呀！管他做啥子呢？咱們回去跟俺老娘團聚，又不是去跟共產黨團聚，管他客氣不客氣呢？

耿娟：先說好，要回去定居你自己回去，我可不想跟你回去受罪！

耿龍：哎！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回去大陸俺會少了你吃的、喝的？你受什麼罪啊？

耿娟：有吃的、有喝的又怎麼樣？我不希罕，在台灣，吃的、喝的，那一樣都比大陸好。

耿龍：喔！俺懂了！說了半天，你就是嫌俺山東老家不好。你這個丫頭沒有良心，俺養你這麼大，你倒嫌起俺老家了？

耿娟：我那有？這是兩回事！——我是就事論事——

耿龍：你不用跟俺辯大道理！俗話說得好：兒不嫌母醜，子不嫌父貧。這就是說，人不要忘本，父母親過什麼生活，你

就要跟俺過什麼生活！

耿娟：（不耐煩）你扯到那兒去了嘛！好！好！好！隨你怎麼說都可以，反正我不跟回大陸去住就是了！晚——安！

△耿娟說著，顧不得耿龍還在幫她洗腳，將腳抽了回來，起身氣沖沖的上了閣樓。

△耿龍被耿娟突如其來的抽腳行為嚇了一跳，拿著毛巾，楞了半晌，這才回過神來。

耿龍：丫頭！你的腳還沒有洗好吔！

△幕急落。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一星期後的一天清晨。
地點：同前。

舞台劇本

老 2 0

人物：耿娟、耿龍、忠民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飯桌上擺著幾疊小菜和一大鍋熱騰騰的稀飯。

客廳裏，多了好幾個紀念銀盤。牆上也多了一些紀念錦旗，退伍獎狀之類的擺飾。

△耿龍穿了一套青年裝，坐在牀邊褶好了圍裙，拿到櫃子放好，這才走到木梯前朝閣樓吆喝著。

耿龍：丫頭：喝早粥啦！

△閣樓上並沒有任何回應。

△耿龍習慣性的到書桌前，拿了一個哨子出來。習慣性的走到木梯前要吹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考慮了一下，將哨子

由嘴巴拿下來，一步一步爬上木梯。

△耿娟卻意外的掀開窗簾出來，依然拖著猴子布偶的尾巴，神情卻冷漠的看著耿龍。

耿娟：你不用吹哨子了，我已經起來了！

耿龍：俺——

△耿龍心虛的將哨子放進口袋，退著爬下木梯。

△耿娟冷漠的一步一步爬下木梯。

耿龍：（不安狀）俺——俺沒有要吹哨子，俺是要告訴你，今天第三節才有課，你可以睡晚一點！俺——俺不吹哨子催你——

△耿龍小心翼翼的跟在耿娟後面解釋，耿娟卻理也不理，徑自走入浴室，關上門。

△耿龍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

△忠民由舞台左側上，來到右側窗口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！

耿龍：噯！唐忠民：進來！進來！

△耿龍上前開門。

△忠民進門，除了腋下扶個帽子以外，手裏還拿了一個牛皮紙袋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，你要去大陸探親的手續，我已經幫你辦好了。等航空公司通知你班機，你就可以上路回山東老家了。

耿龍：真的啊？謝謝！謝謝！麻煩你啦！真是不好意思。

忠民：那裏！能幫士官長辦手續，讓您回老家和老母親團聚，我心裏也很高興啊！

△耿龍顯得很高興，不由得濕了眼眶。

耿龍：是啊！分開了四十年，俺終於可以回去見俺老娘了！四十年！不容易啊！（哽咽）

△忠民似乎也有些感動，抽抽鼻子，故做輕鬆狀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，你不要難過了，要回家了，你應該高興才對啊！

耿龍：俺是很高興啊！俺怎麼會難過呢！俺很高興的啊！要回老家去看俺老娘，俺才不難過呢！你知道嗎？俺已經四十年沒吃過俺老娘熬的粥了！

忠民：（笑）那你這次回去，可得好好多吃幾碗囉！

耿龍：那當然！俺要把這四十年少吃的，全給它吃回來！哈！哈！哈！

忠民：（陪著笑）哈！哈！哈！

△兩人笑得正開心時，耿娟由浴室出來，仍然寒著一張臉，看了兩人一眼，一聲不吭的在兩人中間穿過，爬木梯上閣樓。

△忠民楞了楞，看看耿龍。

耿龍：小丫頭心情不好，你不要理她。

忠民：沒關係！士官長，以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，儘管吩咐！不要客氣啊！

耿龍：好！好！好！俺沒認得幾個大字，以前在部隊裏的時候，要寫字的活兒，全交給文書官負責。現在退下來了，辦事還真不方便！要不是有你幫忙，俺這趟說不定就回不去了呢！

忠民：不會啦！其實辦手續也蠻簡單的，像你女兒這麼大了，她就會辦了！

耿龍：噓！（低聲）俺女兒不愛俺回去，她才不幫我辦呢！

忠民：為什麼？

耿龍：說來話長，一言難盡——對了！

△耿龍神秘兮兮的將忠民拉到餐桌旁說話，一付怕耿娟聽到的樣子。

耿龍：（輕聲）俺有個事問你，不要給俺女兒聽見了。

忠民：什麼事？

耿龍：政府現在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樣子，俺也搞不清楚，你比較有學問，你幫俺合計合計。

忠民：合計什麼啊？

耿龍：俺老娘現在在山東老家，俺這次回去，想把她接到台灣來住！你看俺要怎麼辦才好？

忠民：這行不通吔！現在的開放是單向開放而已！中共准許老兵回大陸去探親，我們政府卻沒有開放讓大陸上的人到台灣來。

耿龍：那——有沒有其他辦法？

忠民：（搖頭）至少目前沒有辦法。除非是利用非法途徑，比方說偷渡啦，什麼的！

耿龍：開玩笑，俺老娘今年都八十啦！你叫她怎麼偷渡啊！

忠民：我不是叫老太太偷渡，我是說現在沒有正式的管道可以接老太太到台灣來。

耿龍：那——那我怎麼辦呢？俺老娘就俺一個兒子——

忠民：（搖頭）我也不知道你該怎麼辦，也許有一天政府會開放大陸人民來台灣探親、定居吧！說不定那一年國共和談，中國統一了，海峽兩岸的人民就可以自由的來往了！

耿龍：（喜）會有那麼一天嗎？那是什麼時候？

忠民：我只是這麼希望而已！以後會變成什麼樣我也不知道，說不定中共又突然反悔了，不準老兵回去探親了，海峽兩岸的來往又中斷了！

耿龍：（著急）啊！那——那俺要是回來了，第二次要再回去，會不會又要等四十年啊？

忠民：（笑）不會啦！我只是這樣猜而已！你放心吧，你要去個十趟八趟，都不會有問題的！

△忠民說話時，耿娟換好了衣服，由閣樓下來，坐在木梯上穿鞋子。

忠民：——士官長！要是沒別的事，那我先走了！

耿龍：好！好！有事我再打電話給你！

忠民：士官長再見！

耿龍：再見！再見！

△忠民友善的向耿娟點頭示意，耿娟卻冷漠的瞄了忠民一眼，弄得忠民有些尷尬，只好沒趣的退了回去。由舞台右側下。

耿龍：丫頭！來喝早粥啊！

△耿娟不置可否，到餐桌前坐下來，端碗吃粥。

△耿龍也坐下來，似乎顯得十分尷尬，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應付。

耿龍：——開動！

△耿龍這才端起碗來吃粥，面對冷漠的耿娟，顯得尷尬極了，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打破僵局。

△耿娟冷漠的喝粥、吃小菜，動作顯得有點機械化，吃著吃著，突然抽了一下鼻子。卻又立刻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，又添了滿滿一碗稀飯。

△耿龍由喉嚨發出咳聲，試圖打破僵局。

耿龍：今天的粥，比較合你的胃口啊？

△耿娟看了耿龍一眼。諷刺式的笑了笑。

耿娟：合不合我的胃口都已經不重要了，反正你回大陸以後，再也不會煮粥給我吃了，對不對？

耿龍：我會吩咐王媽媽！俺不在，她會熬粥給你吃！

耿娟：不必了！我不希罕！

耿龍：——俺回大陸去，想辦法把俺老娘接過來住！

耿娟：你不用打如意算盤，辦不到的！

耿龍：那——那你考慮考慮！——

耿娟：我不考慮！絕不考慮！（堅決的）

△耿龍一楞，無言以對。

耿娟：你要怎麼做，隨你自己高興好了！我不在乎！

耿龍：你不在乎，俺在乎啊！俺要怎麼做，也會考慮到你啊！俺去大陸，你在台灣的生活，俺會替你安排得很妥當——

耿娟：你不用替我安排，我反正就是一個人，走到那裏，算到那裏，都是很好的安排……都是一個人！

耿龍：你——你不要這麼說！也許——也許以後反攻大陸了！

耿娟：反攻大陸？（激動）你只有把我擺在反攻大陸的希望裏！我算什麼？反攻大陸的戰利品嗎？

△耿龍被耿娟突如其來的吼叫，嚇了一大跳，顯得有些手足無措。

耿龍：俺——俺是說：『也許』——

耿娟：沒有也許！你儘管走好了！我一個人反而落得輕鬆！

△耿娟說著，強忍淚水離座，到書桌去拿書本。

△耿龍似乎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該如何收拾局面，見耿娟拿著書本要出去，急忙叫住。

耿龍：丫頭！你粥還沒有喝完呢！

△耿娟回過頭來，顯得又氣又恨。

耿娟：喝粥！喝粥！除了喝粥，你還會叫我做什麼？我告訴你，從今天起，我再也不喝那個鬼粥了！

△耿娟說著，氣沖沖的跑了出去，用力帶上門，發出一聲巨響。

△耿龍愕然。

△燈暗轉。

△換場。

第二幕 第二場

時間：前幕同一日深夜十二點以後。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月紅、王路、耿龍、耿娟、忠民。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屋內燈光十分昏暗，月紅著急的等待著，不時看看手錶，又不時走到窗口去張望。

△屋外閃過一陣手電筒的光茫，王路、耿龍由舞台右側上，開門進來。

月紅：找到沒有？

△王路、耿龍不約而同的搖了搖頭。

王路：能找的地方都找過了，沒有就是沒有！

月紅：這麼冷的天氣，她會到那裏去了？——

△月紅一付又急又憂心的樣子。

耿龍：嫂子！以前我不在的時候，丫頭有沒有過三更半夜還不回來的紀錄？

月紅：沒有！她最晚也不會超過十點半回家！三更半夜她又沒地方去！

耿龍：沒地方去，那她會去那裏呢？——她會不會——

月紅：不許你胡說！

△耿龍被月紅一吼，只得硬生生將要說出口的話吞了回去。

王路：老耿！不是我說你！你這次實在太過份了！太傷丫頭的心了，難怪她會氣得不回來了！

耿龍：俺——

月紅：安什麼安？你這樣心會安嗎？丫頭雖然不是你親生的總也是你領養的，跟著你姓耿。你就這樣沒心沒肺的，打算

丟下她，自己一走了之。

耿龍：俺——俺是要回去看我老娘！俺沒有要丟下她。

王路：你還說你沒有要丟下她？眼前只有兩條路，一是把你老娘接到台灣來，一是你留在大陸陪她。接她來是行不通的

，那你不是就打算留在大陸？你叫丫頭怎麼辦？

耿龍：俺——俺有叫她跟俺回大陸去住，她不肯！

月紅：她當然不肯啊！她在台灣生的，在台灣長大的，她身邊所有的親戚朋友、同學，甚至於她的親身父母，都在台灣

，她她怎麼會肯丟下這裏的一切，跟你回大陸去住？

王路：你只會要求她跟你回大陸去住，你有沒有替她著想，想想她的難處？她受的是台灣的教育，你叫她去大陸做什麼

？

耿龍：俺——俺沒想那麼多！

王路：你該想的事太多了！

耿龍：俺——俺只想到要回去見俺老娘！

王路：你回去見你老娘是沒有錯！可是對小娟，你是不是也該有個妥善的安排？

△耿龍無言以對，慚愧的低下頭。

△忠民、耿娟由舞台右側上。

△月紅眼尖瞧見，欣喜若狂。

月紅：丫頭！——回來了！回來了！

△月紅急急忙忙上前開門。

△耿娟站在門口，一付不大想進來的樣子，忠民半推半送的將她推進屋內。

月紅：你這個丫頭，跑到那裏去了？害大家擔心死了！

王路：回來就好了！回來就好了！以後不可以這樣，玩得這麼晚。

耿龍：唐忠民！你在那裏找到她的？

忠民：報告士官長，說來也真巧，令媛是我們學校的學生。

王路：她在學校啊？我剛才到學校去了一趟，一個人都沒有！

忠民：是這樣的，今天學校輪到我值夜班！她——她跟我們學校另一個女同學到地下舞廳去跳舞！

耿龍：什麼？你跑到地下舞廳去跳舞？你這個小孩子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壞的？俺老臉都給你丟光了。

△耿龍火氣上來，上前似乎想修理耿娟，被王路一把攔下。

王路：好啦！好啦！事情還沒弄清楚，你別淨在那裏跳腳。

耿龍：俺能不跳嗎？這麼小就會到地下舞廳去鬼混，長大了還得了？混小太妹了！

耿娟：對！我就是要去混小太妹，怎麼樣？

耿龍：你看！你看！她說的是什麼話？

月紅：小娟！你今天是怎麼了？（聞）你喝酒啦？

耿娟：對！我喝酒了！我們喝金門高粱，怎麼樣？——

△耿娟似乎有點難受，揉了揉太陽穴。

月紅：你看看你，不會喝酒還逞什麼能？頭痛了吧！

耿娟：沒有！我好得很！要不是那兩個警察來攪局，我們會喝得更多，喝得更高興。

耿龍：（意外）警察？還有警察？唐忠民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忠民：（為難）她在舞廳被警察臨檢查獲了。她不肯說出家裏的電話，讓警察局連絡家長，所以警察就連絡到學校去了！

耿龍：（怒）你這個丫頭！居然丟人丟到警察局去了，你——你想氣死俺是不是？

耿娟：對！我就是要氣死你！怎麼樣？

王路：小娟！——越來越沒有禮貌了！

△耿娟對王路似乎不敢造次，悶聲不吭。

耿龍：你這丫頭，越來越不像話，你以為俺年紀大了，管不了你了是不是？俺看你是欠揍！（伸手欲打）

耿娟：你管啊？你管得了我嗎？你管得了今天，管得了明天嗎？你在台灣管得了我，回大陸以後你怎麼管？

△耿龍竟無言以對。舉起來的手也無力的垂下。

月紅：小娟，你不要在那裏胡說八道了，去睡覺！去睡覺！不要再跟你爸爸鬧了！

耿娟：我就是耍鬧！（對耿龍）你打啊，我去地下舞廳，我去喝酒，我去混小太妹，把你的老臉都丟光了，你打啊？你

怎麼不打？你心虛是不是？你問心有愧是不是？

△耿娟一步步逼進耿龍，耿龍卻一步步退後，顯得手足無措。

王路：小娟！你看看你語無倫次的，你喝醉了！

耿娟：我沒有喝醉！我清醒得很！（指耿龍）醉的是他，他給鬼迷了心竅，他不要這個家了！

耿龍：俺沒有啊！

耿娟：還說沒有，你回大陸就不要回來了，對不對？

耿龍：俺會想辦法安排你的——

耿娟：我不需要你安排！我自己知道怎麼過日子！你不在最好！聽不到你吹哨子，我耳根還清靜一點。

月紅：丫頭！你看看你！越說越不像話了！

耿娟：不像話有什麼關係？（鞠躬）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——

月紅：好啦！我看你是真的喝醉了！（對王路）幫我把她弄上牀去。

耿娟：我不要！我不要！

△耿娟極力掙開月紅。王路也上前幫忙，三人拉拉扯扯成一團。

王路：丫頭片子乖！你今天已經鬧得夠厲害啦！去睡一覺，明天早上起來，什麼事都好了！

耿娟：我不要！我還要出去玩，我還要出去喝酒！

△耿娟轉身又要出去，被忠民攔下。

忠民：耿娟！你的行為已經違反了校規！你不知道不知道？你還想繼續胡鬧下去是不是？

耿娟：不要你管！學校上課的時候，你是教官，你什麼事都可以管。現在是下課時間，我的私生活，你一概管不著！

忠民：你的私生活破壞了學校的名譽，我就管得著！

耿娟：你管啊！你管啊！你想怎麼樣？

忠民：你——要不是看在士官長的份上，我就簽報上去，記你一個大過。

耿娟：你記啊！你們軍人不是一板一眼的，最講究公事公辦嗎？看我爸爸的份上做什麼？你們軍人也講究循私枉法這一套啊？

忠民：你——

△忠民氣極，伸手摑了耿娟一巴掌。耿娟一個踉蹌退到月紅懷裏。

△大家全嚇了一跳。

忠民：士官長說的沒錯！你的確是欠揍！這一巴掌我是替士官長打你的！我告訴你，對全校每一位同學，我都會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。並不是因為你是士官長的女兒而特別優待！

△耿娟一楞，惱羞成怒。

耿娟：我爸爸都沒有打過我，你憑什麼打我？你憑什麼！

△耿娟上前捶打忠民胸膛，弄得忠民有些手足無措。

月紅：小娟！好了！好了！

△月紅將耿娟拉開，耿娟偎在月紅懷裏哭了起來。

△場面立刻顯得有些僵硬尷尬。

△忠民見場面不對，故意咳了一聲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！我先回學校去了！

△耿龍點頭。

△忠民靜靜退了回去，由舞台右側下。

月紅：好了！好了！不要哭了！很晚了！去睡覺啊！

王路：對！對！對！大家伙兒心裏都不痛快，誰也別怨誰，今天晚上的事，咱們就當它沒發生過，好好睡一晚，明天早上起來，全給它忘了就是了！

耿龍：我——我去燒熱水給丫頭洗腳。

△耿龍說著，急急忙忙進浴室拿臉盆，又匆匆忙忙進廚房。

耿娟：我不要洗腳——

△月紅、王路急急忙忙將耿娟拉到臥室，避免耿龍聽見。

月紅：丫頭！你非要鬧得全眷村的人都來看笑話，你才肯罷休是不是？

△耿娟一楞，蹲坐在木梯上抽泣。

王路：——唉！你也要體諒體諒你老爸爸！四十年了！他天天都在盼著回老家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！

耿娟：什麼常情啊？你也是大陸來的，你怎麼不回去？

王路：（苦笑）回去？回去找誰啊？你爸爸還有老娘可以探，我呢？一家子抗戰的時候，全死在日本人的手裏，我去探誰啊？

△耿娟反應。

王路：我雖然沒有親人可探了，可是從小生長的老家，我還是會想回去看一看！雖然房子早就拆掉了，可是看一看以前看過的地方，踩一踩以前走過的地方，心裏就很高興了！

月紅：你想想看！你爸爸跟你老奶奶分開四十年了，他怎麼會不想回去看他？

耿娟：我又沒有叫他不要回去！可是——（哽咽）他一想到老奶奶，就把我全忘了！——

△耿娟越想越傷心，不由得又哭了起來。

△王路、月紅互望，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王路：——這件事呢！你爸爸的確考慮得不夠週到。不過，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，我們從長計議，總會想出辦法來的！

耿娟：還要想什麼辦法？等航空公司班機一有了位置，他——他就要走了！

王路：他會回來的！——你老奶奶年紀大了，再享福也沒有幾年了！你讓你爸爸回去盡盡孝道，總有一天，他會回來的！

耿娟：怎麼回來？去大陸居留超過一定的期限，就不能回來了！

王路：（意外）你怎麼知道？

耿娟：我怎麼不知道？我比誰都清楚！你們以為哄一哄我，我就全相信啦？

△王路、月紅互望，無言以對。

月紅：——你爸爸不在，還有王媽媽在啊？我可是一直把你當親生的女兒看待喔！對不對？——再說！你已經長大了！可以照顧自己了，以後就算你爸爸不回來，你也可以去看他啊！看你是喜歡去玩幾天，還是喜歡回台灣，都隨你，那不是很好嗎？

不是很好嗎？

耿娟：（激動）不好！不好！不好！——

△耿龍端著冒熱氣的水盆，由廚房出來，走向臥室。

耿龍：丫頭！洗腳睡覺了！

耿娟：（怒）我不要洗！

△耿娟氣極，將水盆踢翻，灑了一地的水。

△耿龍一楞，看著耿娟。

耿娟：你除了會叫我喝粥，會給我洗腳，你還會做什麼？我告訴你，我不需要你幫我洗腳，從今天開始，你不要再碰我

的脚！

△王路阻之不及，無奈狀。

△耿龍看著耿娟，半天竟說不出話來。

△幕緩緩落下。

第四幕

時間：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三點左右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月紅、明進、綉花、梅桂、耿娟、王路、耿龍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屋內收拾得一塵不染。猴子布偶放在沙發上。

△月紅領著綉花、明進由舞台左側上，走過窗口、開門進來。明進提了一大竹籃的蓮霧。

月紅：進來、進來；先坐一下；老耿到航空公司去了！待會兒大概就回來了！

明進：那——阿娟去上學啦？

月紅：是啊——也差不多快下課了，這丫頭，就是喜歡玩，下課後，不到處溜躑溜躑，他是不會回家的！

明進：（對綉花）阿娟出去玩，不在家。（客家語）

綉花：那阿娟什麼時候回來？你問他嘛！（客家語）

明進：沒個準的，她說她放學會先到處去玩，玩夠了才回家。（客家語）

綉花：喔！女孩子家，到處亂跑，也不好；她如果回來，你勸勸她！（客家語）

明進：我會的！

△明進、綉花用客家話嘖嘖咕咕講了半天，月紅卻一句也沒有聽懂。顯得有些尷尬。

月紅：林先生：你們坐了那麼久的火車，一定很累吧！——

——我去煮點心給你們吃！

綉花：（對明進）她要煮什麼給我吃？你叫他不要煮，不好意思！（客家語）

明進：喔！（對月紅）王太太，你不要忙了，我們在家裏吃飽了才來的！

月紅：哎！早上吃的早就消化完了！你們不要跟我客氣！小娟還不是天天在我那兒進進出出的！你們坐一下，我弄一下

馬上就好！

△月紅說著就要出去，明進急忙攔下。

明進：等一下！

△明進急忙打開竹篋，儘可能的拿了一大堆蓮霧棧在懷裏！

明進：自己種的，帶回去吃！

月紅：好！好！好！謝謝！

△月紅：急忙走入廚房，拿出一個塑膠盆裝蓮霧。

明進：多拿一點……自己種的……

月紅：夠了……夠了……我們家就只有兩個人，吃不了好多的！

明進：不要緊的！士官長臨時叫我們上來，也沒有準備什麼好東西帶來！

月紅：士官長叫你們來的？

明進：是啊！士官長說有事要和我們商量。

月紅：——有沒有說是什麼事？

明進：沒有！士官長說上來再說！我太太想看看女兒，所以我們就提早一天來了！

△月紅一楞，一時之間也猜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△梅桂、耿娟由舞台右側上。來到窗口，並沒有發現家裏有人。

耿娟：你不進來坐一下，喝罐啤酒嘛……

梅桂：不要了！你拿進去放好。趕快出來！

耿娟：好吧！那你等一下！

△耿娟開門進來，先看到月紅，再看到明進、綉花。

耿娟：王媽媽！——

明進：阿娟……

綉花：阿娟……——好久沒有看到你了、你又長大了！

△綉花主動上前，摸了摸耿娟。

△耿娟顯得非常不自在，一付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的樣子。

月紅：丫頭！叫人啊！不認識啦？

耿娟：——爸媽！

△耿娟吞吞吐吐半天，才從嘴邊輕聲蹦出兩聲。

△明進、綉花顯得很高興，彷彿受到鼓勵似的。明進也湊了過來，摸摸耿娟。

明進：你長高了，也長漂亮了！

耿娟：我……對不起！

△耿娟一付很不自在的樣子，讓開兩人，將手上的書拿到臥室書桌放下，卻又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。

△明進、綉花對耿娟的反應顯得有些失望，不約而同看看月紅。

△月紅不得不擺出笑臉打圓場。

月紅：嘿……嘿……太久沒見面了，丫頭害臊了，這丫頭，臉皮就是薄！

△月紅邊說，邊走進臥室勸耿娟。

綉花：（對明進）王太太說阿娟怎麼了？（客家語）

明進：阿娟不好意思了！（客家語）

△兩人只好到沙發上坐下。

△臥室裏，月紅正在勸耿娟。

月紅：你爸爸媽媽大老遠從屏東來看你，你要陪他們啊！怎麼躲起來了？出去陪他們聊天啊！

耿娟：我——我不知道我要跟他們聊什麼嘛！

月紅：聊什麼都可以啊！其實他們也不是想跟你聊什麼——他們只要看到你，他們就很高興了！

耿娟：可是——等一下我爸爸知道他們來了，又不高興了！

月紅：不會！這一次是你爸爸叫他們來的！

耿娟：（意外）我爸爸叫他們來的？我爸爸叫他們來幹什麼？

月紅：大概是因為這一陣子你跟他鬧得不開心，他特地叫他們上來讓你高興的，你看你爸爸對你多好！

耿娟：才怪——

月紅：走啦！出去陪他們坐！我去煮點心給他們吃！

△在月紅半推半送之下，耿娟只得走到客廳。

月紅：你們聊一聊！我去煮點心……

△月紅有意無意的讓耿娟坐在明進和綉花之間，自己走了出去，由舞台左側下。

△耿娟坐在明進、綉花中間，顯得十分拘束。

明進：你現在幾年級了？

耿娟：大二了！

綉花：再兩年就畢業了！快了！

耿娟：嗯！

明進：讀書很辛苦喔！

耿娟：還好！功課還不算很多。

△三人沉默了下來，似乎找不到話題了。尷尬萬分。

綉花：吃——吃蓮霧！我們自己種的！

△綉花拿起一個蓮霧，在裙子上擦了擦，遞給耿娟。

耿娟：謝謝！

綉花：你吃啊！很甜的！

耿娟：喔……

△耿娟勉為其難的咬了一口。

綉花：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

耿娟：嗯，好吃！

△耿娟很自然的吃了起來。

△明進、綉花似乎又受到鼓勵了，急忙又挑了好幾個！塞到耿娟手裏。

明進：好吃你就多吃幾個，自己種的。

耿娟：謝謝！——

△梅桂在窗口探頭，朝裏頭喊。

梅桂：耿娟！你睡著了是不是啊？放個書放那麼久……

耿娟：喔！來了！

△耿娟立刻起身。

耿娟：你們坐！我要跟同學出去了！

△明進、綉花互望，面露失望神色。

耿娟：——對不起！我跟我同學約好了！——我——我不知道你們要來！我——

明進：沒關係！你有事情你去忙好了！

耿娟：那——再見！

△耿娟似乎有些歉意，還是走了出去。和梅桂由舞台右側下。明進、綉花目送兩人離去。

綉花：阿娟要去那裏？（客家話）

明進：我不知道，那個女的是他同學。她們事先約好的……（客家話）

綉花：她什麼時候回來？（客家話）

明進：我也不知道啊！（客家話）

△兩人在沙發坐下，無聊的把玩著猴子布偶。

△月紅由舞台左側上，端著三碗麵進門。

月紅：來……來……吃麵……—丫頭呢？（朝閣樓喊）丫頭……丫頭……吃麵啦！

明進：阿娟跟她同學出去了！

月紅：啊！——這丫頭——

明進：不怪她，她跟同學約好的！

月紅：這——丫頭就是這樣，愛玩嘛！她其實是沒什麼心眼的！你們不要放在心上！

明進：不會的！不會的！

月紅：你們吃麵啊！也許她出去辦一點事，馬上就回來了！

明進：是啊！謝謝你！

△明進、綉花端起麵吃，但兩人顯然胃口都不好。

月紅：——丫頭雖然是老耿收養的，可是她卻是我一手帶大的，我最了解她了，她一直很想念你們。

明進：真的？

月紅：是啊！她常常說要回屏東去玩，去採蓮霧，可是讀書太忙了，又要上學、又要補習、沒有時間啊！

明進：對、對、對，現在小孩子，讀書都很辛苦。

綉花：士官長對阿娟好不好？

月紅：當然好啊！老耿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起來熬稀飯給小娟吃！小娟要什麼，他就給什麼，從來沒有不答應的。小娟有

時候不聽話，他都捨不得打她罵她；——還有，他會燒水給小娟洗腳。這個猴子也是老耿買給小娟的，小娟有

每天晚上都抱著它睡覺！

△王路、耿龍由舞台右側上。王路招呼著月紅。

王路：老太婆，老耿訂到位置了，四號早上九點半起飛的班機！

△兩人邊談邊進門，見明進、綉花在場，都楞了楞。

明進：士官長好！

耿龍：好……好……—俺不是跟你們約明天嗎？你們怎麼今天就來了？

△明進、綉花互望，似乎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月紅：今天來、明天來、還不是一樣，有什麼事坐下來，好好談嘛！我們先回去了！

△月紅示意王路準備離去。

耿龍：老嫂子、王大哥，你們留下來，這事你們也幫我拿個主意！

△月紅、王路反應。

王路：好吧！你有什麼打算，你說吧！

耿龍：等一等！

△耿龍到書房抽屜拿出一個很大的牛皮紙袋出來。

耿龍：最近我想了很久，俺要回大陸看俺老娘，丫頭往後的日子，我也應該替她打算打算！你們是丫頭的親生父母，這事兒，你們也應該知道，免得你們說我領養了你們的女兒，不負責任！

明貨：不會啦，我們——

耿龍：俺回去山東以後，俺的終身俸，就留給丫頭當生活費！另外，俺給丫頭存了一百萬，這筆錢，以後就給丫頭當嫁粧。還有這個房子，以後也是丫頭的！——俺能給的，也只有這樣啦！

王路：老耿！你幹什麼啊！交待後事啊！

耿龍：也可以這麼說啦！王大哥！俺問過很多人，俺想把老娘接到台灣來，那是行不通的，所以呢！俺打定主意，一定要留在俺老家給俺老娘送終。丫頭既然不肯去，俺也不勉強她；俺也不放心丟她一個人，所以呢！俺要讓他們夫婦把她領回去，物歸原主！

△眾愕然。

△綉花似乎沒聽懂耿龍話語——偷偷扯扯明進。

綉花：士官長是在講什麼？（客家話）

明進：他說阿娟要還我們啦！（客家話）

綉花：（驚喜）好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那我們帶她回去！（對耿龍）士官長！謝謝！謝謝！（客家話）

王路：老耿！你決定得太草率了！你應該好好考慮考慮！

耿龍：俺已經考慮很久了！這樣子打算，對丫頭最好。

月紅：對丫頭最好，那對你呢？你回去守著你老娘，將來給你老娘送終。那以後誰守著你，給你送終？

△耿龍啞然，竟無言以對。

△眾人沉默下來，誰也不說話。

王路：——這事你跟丫頭商量過沒有？

耿龍：（搖頭）俺不知道怎麼開口同她說——

△屋外、梅桂、耿娟由舞台右側上。

梅桂：噯！我真搞不懂你吔！票都買好了，你幹嘛中途又折回來了？

耿娟：哎！電影又沒有什麼好看的！到我們家看電視還比較有意思！我請你吃蓮霧。

△耿娟邊說、邊領著梅桂進門，見眾人在裡，不由得楞了楞。

梅桂：哇！你們家怎麼這麼多人啊？

月紅：丫頭！你不是出去玩了嗎？怎麼又回來了？

梅桂：誰知道她少了那根筋啊，買票看電影，國歌都還沒有唱完呢，她就說不看了，要回家了！

耿娟：——走吧！我們現在去看！

梅桂：你發神經啊！

耿龍：丫頭！俺——你王伯伯有話同你說。

王路：我沒有！（對耿龍）你自己跟他說！

△耿娟反應，一臉不解。

耿龍：丫頭！俺——俺訂四號上午九點半的飛機去香港——再回山東。

耿娟：喔！知道了！

王路：你挑重點說！

耿龍：俺——俺——（對明進）你來說——

△耿龍吞吞吐吐半天，說不出來，本能的賴給明進。

△明進倒是一付很開心的樣子。

明進：好！我說說好了；（對耿娟）士官長馬上要回大陸去了，去了大概就不回來了！我們商量的結果呢！你跟我們回

去屏東，認祖歸宗。

△耿娟臉色一沉、冷漠的看著大家。最後將眼光停留在耿龍臉上。

耿娟：這是你的安排，是不是？

耿龍：俺——俺是為你好！

耿娟：為我好？不要我了，就把我甩了，這叫為我好？

△耿娟有些哽咽，紅了眼眶。

耿龍：俺不是甩你！你跟你親生父母回去團聚，這樣不是最好的安排嗎？俺是替你著想。

耿娟：著想？說得好聽，你以前怎麼不替我著想？我叫你帶我回屏東去玩，你不肯；我爸媽來台北看我，你又不高興。

現在你倒大方起來了，主動把他們找來帶我回去了！

耿龍：這樣不好嗎？俺是好意，讓你們一家人團聚——

耿娟：那你領養我做什麼？你領養我，把我們一家人拆開了，不就是惡意了？

耿龍：俺是因為喜歡你，才領養你的——

耿娟：那現在呢？現在不喜歡了，就要叫我回去了！你以為我是什麼？你借來的玩具是不是？要就留在身邊，不要就還回去了？

耿龍：你扯到那裏去了？——你這麼會說話，你叫俺怎麼說？

耿娟：（激動）那是因為你心虛！你無話可說！

耿龍：俺——不然你叫俺怎麼辦？叫你跟俺回大陸，你又不肯！——

耿娟：（咄咄逼人）我不肯跟你回大陸，你就可以把我送回屏東！

月紅：好了！好了！有話好好說！父女倆吵得臉紅脖子粗的，像什麼樣子？

王路：丫頭！你不要生氣，有王伯伯給你作主，你不要擔心。

耿娟：我不擔心！我有什麼好擔心的？我自己一個人，照樣可以過得好好的！（對耿龍）你不要回來，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。你也不要管我的事，我不需要你幫我安排回屏東！

△明進、綉花反應，急忙上前。

明進：阿娟……你要跟我們回屏東去啊！我跟你媽盼望了十幾年了！——

綉花：阿娟！你是我生的！你要跟我回去啊！

△綉花說著不太流利的國語，哽咽了起來。

月紅：林太太，你不要難過，小娟不是不跟你們回去，她是捨不得士官長！

耿娟：我沒有！我沒有捨不得！我只是不要他來擺佈我的生活。

△耿娟很不禮貌的用手指著耿龍。

△王路上前按下耿娟的手。

王路：丫頭！你的禮貌到那裏去了？你難道看不出來，你爸爸會這樣安排，完全是因為他愛你！

耿娟：愛我？他那裏愛我了？生我的是他們（指明進、綉花），養我的是你們。他呢？他出錢付祿姆費，他出錢供我唸書！這就叫愛我嗎？（激動）都是錢在愛我！

△耿娟越說越激動，有些歇斯底里。

耿龍：（著急）你——你不要生氣，俺——俺帶部隊也是沒辦法的……——俺外宿、放假的時候，都有回來陪你啊！

耿娟：那又怎麼樣？（拿布偶）你陪我的時間，還沒有這隻猴子多！

耿龍：你——你怎麼拿我跟猴子比呢？——俺會熬粥給你喝，俺會給你洗腳，這隻猴子會嗎？

耿娟：（氣極）你不要提喝粥，你不要提洗腳，我早就恨透了喝粥、我早就恨透了洗腳！

△耿娟一吼，弄得耿龍一楞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耿娟：你以為煮粥給我喝，幫我洗腳，就是表示你愛我嗎？我可以告訴你，那種愛對我來說一文不值！

△耿龍愕然，頹然坐下。

△耿娟也弄得傷心不已。嗚咽的控訴著。

耿娟：你只是有怪僻，喜歡熬粥給人家吃，喜歡幫人家洗腳！你根本不愛我！

△耿娟說著，轉身哭著跑出去。

梅桂：耿娟……

△梅桂追出，兩人一前一後由舞台右側下。

△客廳裏，眾人沉默了下來。

△耿龍越想越難過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耿龍：（嗚咽自語）俺怎麼會不愛你呢？俺在老家的時候，俺老娘愛俺，就是熬粥給俺喝，晚上給俺洗腳。——俺怎麼會不愛你呢？

△燈漸暗，大幕緩緩落下。

第五幕 第一場

時間：前幕同月四日清晨

地點：同前

人物：耿娟、耿龍、月紅、王路、忠民、明進、綉花、梅桂

佈景：同前

幕啟：飯桌上，擺了一大鍋熱騰騰的稀飯，和幾碟小菜。

△耿娟抱著猴子布偶，蹲坐在閣樓梯口的角落裏，神情落寞，不言不語。身上仍然穿著睡衣。

△明進、綉花也陪著坐在閣樓上，憂心忡忡的看著耿娟。

△客廳裏，月紅、王路正幫著耿龍收拾著三大件行李。耿龍一付很興奮的樣子。

王路：征露丸帶了沒有？那邊衛生不好，當心拉肚子。

耿龍：帶了！帶了，征露丸、龍角散、萬金油、金絲膏，俺全都帶了，俺還給俺老娘帶了一大盒高麗參，給她補身子。

△忠民由舞台右側上，進門。

忠民：士官長！恭喜你啊！馬上就要回去見老太太了。

耿龍：謝謝！謝謝！這次多虧你幫忙。

忠民：那裏！——我等一下還要上班，不能送你去機場了。我就在這裏送你，祝你一路順風。

耿龍：哎！送什麼送呢！大家心裏高興就好了！

月紅：（看錶）時間也差不多了，該準備出門了！（招呼）丫頭！你衣服穿好了沒有？該走啦！

△月紅邊喊，邊走進臥室。

月紅：丫頭！你怎麼還坐在那裏？趕快換衣服，該到機場去了。

△耿娟毫無反應。

△明進上前，搖搖耿娟，示意她下樓。

明進：你爸爸要回大陸去了，你也該去送送他！

耿娟：（學耿龍口氣）送什麼送？大家心裏高興就好了！

△耿娟故意說得很大聲，弄得耿龍神情立刻黯了下來。

月紅：丫頭——

耿龍：不用麻煩了，俺自己去就好！丫頭還沒有刷牙洗臉，也還沒有喝粥——

△耿娟聞聲，立刻不服氣似的，三步併做兩步下樓。

耿娟：我跟你說過我再也不喝粥了，你聽不懂是不是？

△耿龍一楞，竟無言以對。

耿龍：那——那你以後就改吃燒餅油條，或者是吃包子饅頭好了！——

月紅：丫頭；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鬪嘴，去換衣服，陪你爸爸去機場！

耿娟：我不去！

王路：好！好！不去算了！不去算了！走吧！該上車了！

△忠民上前提起兩大件行李，率先走了出去。

△耿龍要去提最後一件行李，王路却搶先提走，用眼神示意耿龍和耿娟話別。

△耿龍硬著頭皮走到耿娟面前。

耿龍：俺很抱歉！——俺回大陸，看到什麼好玩的禮物，一定寄回來給你——

耿娟：我不要你的禮物！——這個也還給你！

△耿娟將手中的猴子布偶，塞進耿龍手裏，弄得耿龍尷尬不已。想還給耿娟，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還起，想開口說話，卻又不知道該開口說什麼，低下頭，帶著猴子布偶，喪氣的走了出去。出了門，眼光卻一直看著耿娟，一付依依不捨的樣子。

△耿娟硬是裝出一付倔強的樣子，極力忍住使自己不哭出來。

△不一會兒，屋外傳來汽車發動引擎離去的聲音。

△耿娟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淚，卻又刻意的避開明進，綉花，月紅的眼光，匆匆走入浴室中。

△浴室中，傳出嘩啦啦的水聲。

綉花：阿娟好像在哭吔！

月紅：唉！這樣也好，讓他痛痛常常的哭一場，她心裏會好過一點！

明進：可是她這樣——我們很放心——

月紅：你放心！這丫頭的性子，我摸得清清楚楚，難過一陣子，過幾天他就忘了，又是活蹦亂跳的！

明進：王太太！你看我們要不要多留下來幾天陪她？

月紅：不用了！你們也來好幾天了，家裏的工作大概還等著你們回去做吧？你們安心回去，這裏有我就行了！

綉花：士官長不在，她一個人住，不太好吧！

月紅：有什麼不好的？以前老耿大部分時間都在部隊，丫頭還不等於是自己一個人住。我就住在隔壁，方便得很。

△忠民由舞台右側上，進門。

月紅：老耿走啦？

忠民：嗯！

月紅：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他們是小娟的爸爸媽媽！

忠民：我知道，林先生、林太太！你們好，我是耿娟學校裏的教官，我叫唐忠民。

明進：唐教官你好！

忠民：不客氣！我有幾句話想跟耿娟說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

明進：方便！方便！

月紅：這樣好了，你們兩位到我家去坐一下好了，讓教官跟她好好談一談！

明進：也好！（對忠民）麻煩你勸阿娟一下，叫她不要太難過了！

忠民：我會的！

綉花：拜託你了！

△月紅、明進、綉花三人出去，由舞台左側下。

△忠民看了看桌上的稀飯，笑了笑。

△耿娟由浴室出來，臉上洗得乾乾淨淨的，眼睛卻是紅紅的，看得出來哭過的痕跡。走出浴室，發現只有忠民在場，顯得有些意外，但還是不假辭色，若無其事的想上閣樓。——

忠民：——我可以跟你談談嗎？

耿娟：我爸爸已經走了，你的任務也已經完成了，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好談的？

忠民：（笑）也許我並不受歡迎，我們之間也的確沒什麼好談的，但是——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。

耿娟：你到底想怎麼樣？

忠民：士官長命令我，這三年之內，不許申請調職，要留在學校照顧你，一直到你畢業為止。

耿娟：不必了！我不領情！

忠民：我也不大願意接受這個任務。士官長警告我，不準對你大吼大叫的，也不準罵你，更不準我碰你。如果我再像上

次那樣打你，他就要把我拉出去搶斃了！（笑）你說，這種教官是不是很難做？

耿娟：（冷笑）你知道最好！

忠民：我在部隊服兵役的時候——那個時候你應該是十五歲吧！那個時候士官長閒著沒事，就喜歡到處向人家吹噓他的女兒多漂亮、多乖巧、又孝順、又聰明，他的台詞我們都會背了，（學耿娟的口氣）俺家那個丫頭，長得可好了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標準的美人胚子、又乖巧、又聰明、又聽話，別家的丫頭沒得比的，就算是中國小姐來比，也只能靠邊排排站，涼快去，比個嘮嗒子？

△耿娟不由得笑了一下，隨即又扳起臉孔。

耿娟：我不想聽這些！

忠民：你不想聽也沒關係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，我跟他一年多，幾乎沒有一天沒有聽到他把『俺家那個丫頭』掛在嘴邊上。甚至於——有一次我女朋友跟我絕交了，我氣得衝出營區，差點成了逃兵，他把我找回來，居然鼓勵我說：『爭口氣，俺家那個丫頭比你女朋友強過一百倍、一千倍！你好好幹，將來有出息，俺家那個丫頭嫁給你！』

耿娟：你告訴我這些做什麼？

忠民：沒什麼，我只是希望你 knowing，你在士官長心目中佔有絕對的份量，決不是像你自己所想的那樣，能回大陸老家，

他就不要你了！

耿娟：（不服）他本來就是這樣！

忠民：那是因為他返鄉情切，他是不得已的！除了他母親以外，你就是他唯一的親人——

耿娟：（不服）他母親排第一，我排第二——

忠民：對！不應該嗎？不應該這樣排嗎？

△耿娟一楞，竟無話可答。

忠民：士官長處理事情，的確不夠圓融，也許他是傷了你的心。可是你是他的女兒，你是不是應該試著去體諒他的心情

？如果你是他，你會怎麼安排所有的事情？

△梅桂由舞台右側上，徑自開門進來。

梅桂：耿娟！——教官早！

忠民：你跑來這裏做什麼？

梅桂：噯！我是耿娟的好朋友，來看看好朋友不行啊？

忠民：你如果是她的好朋友，就不要帶她到地下舞廳去鬼混，把她帶壞了，算什麼好朋友？

△梅桂反應，有些心虛狀。

忠民：——我先走了！

△忠民走了出去，由舞台右側下。

梅桂：唐教官來幹嘛？

耿娟：他來給我爸送行！

梅桂：你老爸上路啦？

△耿娟似乎有些觸景傷情，神色又黯了下來。

梅桂：開心一點嘛！走都走了，難過有什麼用！

耿娟：我才不難過！他走了最好，少來煩我！

梅桂：你別在那裏嘴硬了啦！我看得出來，你很在乎他，對不對？

耿娟：我沒有！他有什麼好在乎的？一無是處。

梅桂：一無是處？你啊！要不是口是心非，就是不知足！

耿娟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梅桂：你那個老爸還有什麼好挑剔的？跟你吵架，被你吃得死死的，這可是我親眼看見的。他要不是疼你，能讓你這樣

耀武揚威啊？

耿娟：那是因為他心虛，他理不直、氣不壯！

梅桂：噯！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也許你覺得他不對，可是他覺得這樣安排很好，那也沒什麼錯啊！

耿娟：你不了解！——我小的時候，他帶部隊就住在我們家附近。他很喜歡我，放假的時候就常常帶小禮物到我們家來

梅桂：（笑）所以你就被他的小禮物拐來了？

耿娟：才不是呢！那個時候我只有兩歲，我弟弟才剛剛滿月，一家八口，日子過得很苦。

梅桂：八口？那八口？

舞台劇本

老 4 2

耿娟：我上面還有四個姐姐！

梅桂：哇！你媽怎麼那麼會生啊？

耿娟：還不是為了想要有個兒子！那個時候，我爸爸在幫人家看果園，一個月才賺一千多塊，要養六個孩子，的確不容易。

梅桂：所以你爸爸就把你送給你爸爸——你養父？

耿娟：嗯！我就這樣跟著我爸爸——我養父來到台北。他在部隊裏上班，根本沒辦法養我，所以就托給隔壁的王媽媽帶。我一個禮拜至少有五六天是住在王媽媽家，只有等他放假或外宿的時候，才會回來跟他住。（苦笑）我小的時候都搞不清楚，我到底是誰家的孩子。

梅桂：怪不得你心態不平衡！不過講句老實話，他對你的確不錯，還會煮稀飯給你吃，還會幫你洗腳——

耿娟：你不要提這些事好不好？天天喝粥，天天洗腳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不煩啊！

梅桂：我才不會煩呢！我高興都來不及了！——（有感而發）人真的是『身在福中不知福』，你老爸對你好，你嫌煩，那我呢？我老爸忙著賺錢，天天交際應酬，三兩天見不到一次也是常有的事，我到底吃飯了沒有、睡了沒有，他從來不關心，更別想他會幫我洗腳了。我媽呢？天天忙著趕場打麻將，我的早餐就是五十塊錢，或者是一百塊，自己到街上去買零嘴打發。要她熬粥給我吃？下輩子再想吧！

△梅桂一付滿腹心事的樣子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梅桂：唉！我大概有好幾年沒吃過稀飯了！

耿娟：我爸爸早上又熬了一大鍋，你吃啊！

梅桂：嘿！等你這句話等好久了！

△梅桂與沖沖站起來，添了一大碗稀飯，發出聲音，用力啜了一口，嚥下，張大嘴巴呵了一口氣。

梅桂：啊！好香喔！

△耿娟看著梅桂舉止，愕然。

△燈暗轉。

△換場。

第五幕 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同一日夜裏八時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明進、綉花、耿娟、月紅、王路。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明進、綉花、耿娟正在吃晚飯。

△三人胃口顯然都很不好，明進、綉花猛挾菜到耿娟的碗裏。弄得耿娟幾乎沒地方下筷子。
耿娟：不要了啦！

△明進、綉花同時停下筷子，一付深怕出錯的樣子。

耿娟：——我吃不那麼多，謝謝！

綉花：我煮菜不好吃，喔？

明進：士官長煮的，比較合你的胃口，喔？

耿娟：我爸——他也沒有很會煮啦！——你煮的很好吃！——我吃不下跟你煮菜沒有關係！

△耿娟放下飯碗，起身。

△明進、綉花也沒了胃口，一起放下碗筷。

明進：阿娟！你這樣子，我跟你媽媽怎麼能放心回去？

綉花：阿娟！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，我心裏也很難過——

耿娟：媽！我沒事！——你們安心回去吧！放假的時候，我自己會回去的！——現在他不在了，我們見面就方便多了！

——我有空就會回去的！

△耿娟儘可能的找話來安慰綉花，一時之間卻又找不到適當的言詞，弄得有些結巴而語無倫次。

明進：阿娟！這裏是你的家，可是你也不要忘了，在屏東還有一個家，爸爸、媽媽，還有你姐姐他們，還有你弟弟，大

家都很希望你回去！

耿娟：我知道！我會的！

綉花：阿娟！我們家的房子現在很大、很好，有房間給你住、你要住多久都可以，什麼時候要住都可以！

耿娟：我知道！我會回去住的！有放假的時候，我就回去，好不好？

綉花：那你什麼時候放假？

耿娟：元旦吧！元旦大概有時間回去吧！

綉花：元旦？元旦是什麼時候？

明進：國曆一月一日嘛！（客家話）

綉花：那——還有兩個月。（客家話）

明進：可以啦！阿娟要上學、屏東又遠，元旦她才能回去啊！（客家話）

舞台劇本

老 4 4

綉花：再早一點沒有放假嗎？

明進：沒有放假很多天的了。你也真是的，這麼多年才見一次面，現在兩個月以後還要讓你再見一次面，你還不知足？（

客家話）

綉花：我想多看她幾次啊！士官長現在回大陸去了，阿娟一個人在台北，沒有人照顧她。（客家話）

明進：有隔壁的王太太在，你怕啥呢？你不要一直嚕囉，等下惹阿娟討厭。（客家話）

綉花：那——我們來看她好不好？下個月來看她。（客語）

明進：對！對！對！（對綉花）我們回去採果，等忙完了，我們再來台北看阿娟！（客家話）

△耿娟沒聽懂客家話，不解的看著明進。

耿娟：你在說什麼？

明進：喔！我是說，等我們回去忙完了，再來看你！

耿娟：不用了！——好嘛！你們要來就來啊！

綉花：阿娟！你姐姐他們都結婚了，她們也想來看你，可不可以？

耿娟：可以啊！我也很久沒看到她們了！

明進：你弟弟在新竹當兵，我叫他放假來看你！

耿娟：好啊！他快退伍了吧？

明進：沒有，才去了三個月，退伍還早！

耿娟：喔！

△王路、月紅由舞台左側上，徑自進門。

月紅：你們還在吃飯啊？該走囉，要不然趕不上火車了！

明進：喔！好！謝謝你！

王路：丫頭！要不要一塊兒去火車站送你爸爸媽媽？

△耿娟楞了楞，搖頭。

月紅：不用了啦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娟最不喜歡這種場面。

明進：我們自己去就好了！

綉花：阿娟！你自己要保重身體！

耿娟：（點頭）再見！

△明進和綉花，跟著王路依依不捨的走了出去，由舞台右側下。

△耿娟一付很疲憊的樣子，靠在門邊閉目養神。

月紅：丫頭！晚上到王媽媽家睡好了。

△耿娟搖頭。

月紅：那——王媽媽來陪你睡？

耿娟：（搖頭）王媽媽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我想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待在這裏！

月紅：——好吧！不要胡思亂想，嗯！

耿娟：（點頭）王媽媽晚安！

月紅：晚安！

△月紅很不放心的走了出去。

△耿娟將門關上，坐到沙發上，打開電視機，眼睛卻望著天花板發呆。

△半晌，煩躁的關掉電視，走進臥室，本想上閣樓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走到耿龍牀邊，摸了摸褶疊得像塊豆腐似的棉被，沒趣的用手指戳著，戳著，將棉被戳得不成原形。

△半晌，又左捏捏，右捏捏，想把棉被捏回原來的形狀，卻再也捏不回來了。索性上牀躺下來，蓋了被子。

△楞了半天，又突然想到什麼，翻身下床，走入浴室，卻沒有將門關上。

△浴室傳出水聲，不一會兒，耿娟洗好腳出來，走出浴室，順手帶出一條毛巾，坐到牀邊，為自己擦腳。擦完腳，順手將毛巾掛在牆上釘子上，卻意外的發現哨子掛在牆上。

△耿娟將哨子拿下來，坐在牀邊看了半天，突然放到嘴邊吹了起來，先是輕輕的吹了幾聲，後來用力的吹了一個長聲。

△尖銳的哨聲劃破了寂靜的夜。

△耿娟情緒終於爆發開來，趴在棉被上，號啕大哭！
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第六幕

時間：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上旬某日深夜。

地點：同前。

人物：耿娟，耿龍，王路，月紅。

佈景：同前。

幕啟：北風呼呼的吹著。耿家的大門深鎖，屋內一片漆黑。

△耿龍提著一個皮箱，一手抱著猴子布偶，由舞台右側上，想開門進屋，卻打不開，走到左側窗戶咳嗽著。

耿龍：王大哥！俺是耿龍啊！你出來幫俺開門好吧！

王路：老耿！你回來啦？等一等啊！

△不一會，王路、月紅由舞台左側上，拿著鑰匙幫耿龍開門

△三人進屋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王路：你怎麼挑這個時間回來？這麼晚了？

耿龍：歸心似箭嘛！飛機有位置，俺就坐回來了，還管他幾點。

△月紅到餐桌前，從熱水瓶壓出一杯熱水給耿龍。

王路：你不是說你不回來了嗎？怎麼又跑回來了？

耿龍：俺是跟俺老娘告了假才回來的！俺回山東，見了俺老娘，俺是很高興。可是，俺想丫頭也想得緊啊！俺去了幾天就想回來了！

王路：（諷刺的）喔！反悔啦？

△月紅拉扯王路，示意他少開口，王路卻示意月紅少管閒事。

王路：你想丫頭做什麼？人家丫頭可不想你呢！人家樂活得很呢！

月紅：哎！——（對耿龍）你不是要留在大陸嗎？怎麼又回來了？你不去啦！

耿龍：要啊！俺這趟是奉母命回來的，俺老娘想看看丫頭，叫俺放寒假的時候，帶丫頭回老家過年。

王路：嘿！嘿！你又在那兒打如意算盤了，你有沒有事先告訴丫頭？她肯跟你回去嗎？

耿龍：俺不是要叫她回去長住啊！寒假去玩就好了，開學她就回台灣來。

月紅：你早這樣打算不就好了？

耿龍：俺那裏想得到這麼多？俺這次回去，想回來看看丫頭，又不敢跟俺老娘說。還好，丫頭把這隻猴子給我了，俺老娘

看俺玩猴子，就問俺啦，俺就說這是丫頭的猴子。俺老娘一聽說俺有個丫頭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叫俺一定要帶丫頭

回去讓她看看。所以，俺就名正言順回來帶丫頭啦！

王路：你還有丫頭帶嗎？你不是把她還給林家認祖歸宗去了嗎？

△耿龍一愣，神情立刻黯然。

王路：你倒大方，該送的送，該還的還，連這個房子也送給丫頭了！在台灣你還剩下什麼？你還想帶什麼走？

月紅：你不要逗他了嘛！——

王路：失去的東西，找不回來才會覺得可貴，這老小子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我看到他我就有氣！

月紅：回來就好了嘛！——

王路：你這個老小子，一走了之，害得丫頭天天以淚洗面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期中考考得一塌糊塗，三科不及格。整個人瘦了一大圈，這都是你造的孽！

△耿龍愕然。一個人影由窗口走過。

耿龍：那——那丫頭現在住在那裏？俺去看她——

王路：看什麼看？在屏東！

耿龍：——屏東俺也要去！

△耿龍轉身開門要出去，耿娟正好要進來，兩個人見了面，都楞了楞。

月紅：丫頭！你回來啦？進來啊！站在門口吹風做什麼？

△耿娟反應，想進來。耿龍本能的側身讓開一條路，讓耿娟門。

月紅：怎麼這麼晚啊？

耿娟：本來不想回來的，電話打不通，我怕你擔心，所以就回來了！

月紅：傻丫頭！餛飩湯我給你擺在電鍋裏保溫，我拿給你吃！

耿娟：我不餓！

月紅：我是特地煮給你當消夜吃的！你爸爸突然回來，我還不拿給他吃呢！

△月紅說著，走入廚房。

△耿娟轉身看看耿龍，似乎不知道應該做何表示。

△耿龍顯得更加不自在，似乎連手都沒地方擺了。

△月紅由廚房端出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餛飩湯。

月紅：丫頭！趁熱吃，祛祛寒！

△耿娟反應，坐到餐桌前，用小碗添了一碗湯喝。

月紅：老耿！你也來吃啊！

耿龍：喔！謝謝大嫂子。

月紅：（對王路）沒我們的事了，我們回去睡覺了！

△王路一付不太甘心的樣子，瞪了耿龍一眼，上前拍拍耿娟的背。

王路：王伯伯給你作主，有帳好好跟他算，不要饒他！

月紅：回去了啦！

△月紅推著王路出去。

△耿龍尷尬地坐到餐桌前，自己添了一碗餛飩湯。

耿龍：——俺以為你回屏東去了！

舞台劇本

△耿娟低頭喝湯，不言不語。

耿龍：你的猴子，俺帶回來了——俺老娘——俺老娘，你奶奶叫俺寒假的時候，帶你回山東去過年。

△耿娟仍然沒有反應，繼續喝湯。

耿龍：不是要你回去長住！山東過年比台北熱鬧，你去玩一玩，開學再回來！

△耿娟仍然沒有反應，喝完湯，徑自離座，到浴室去梳洗。

△耿龍看著耿娟反應，又慚、又悔，湯也喝不下去了，到沙發坐下來，拿著布偶等著。

△耿娟由浴室出來，看了耿龍一眼，徑自走到木梯前，脫下鞋子，上了閣樓。

△耿龍似乎有話要說，卻又找不到機會，頹然的坐在沙發上，一付欲哭無淚的表情。

△過了會兒！耿龍這才提起皮箱，布偶走進臥室，打開皮箱，拿出一套睡衣，站在牀邊更換。

△耿娟也換了一套睡衣，突然由閣樓下來，在木梯上坐下來，雙手拄著下巴等著。

△耿龍被耿娟突如其來的出現嚇了一跳，急急忙忙穿好睡衣，趕快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。

耿龍：這麼晚了，你不去睡覺，坐在那裏幹什麼？

△耿娟轉頭看著耿龍，看得耿龍混身不自在。

△半晌，耿娟才開口。

耿娟：你不給我洗腳，我怎麼睡啊？

△耿龍一呆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，半天才回過神來。

耿龍：（欣喜）對！對！對！洗腳！洗腳！

△耿龍急急忙忙到浴室拿了小半盆水，端出來，又將熱水瓶裏的水全倒了出來，和了和，溫度似乎可以了，這才端到木梯前。

△耿娟以一種欣賞的眼光，看著耿龍忙進忙出的端水盆。等耿龍端著臉盆來到自己面前，突然在木梯上站了起來，撲向耿龍。樓耿龍脖子。

耿娟：爸——

△慌亂中，耿龍丟下水盆，伸手抱住耿娟。

耿龍：丫頭！

△耿龍，耿娟緊緊相擁。

△大幕緩緩落下。

△全劇終。

評語：

老兵與長女之間的親情故事，感情單純，節奏流暢，惟畧嫌瑣碎。人物性格之塑造尚能傳神。